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三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九年盡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廿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大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即當還歸其背殯出咎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諱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欵同例逕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欵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璉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鄭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鄭西鄙是也鄭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鄴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鄭與宰孔勸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野聚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在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在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　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齊見於水經注然案孔論齊侯

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
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
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恐則以爲宰
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
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
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
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
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鄭者近是鄭亦近晉故晉獻欲
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
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
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
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
以名之爲家宰何家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
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
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
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
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主任也○舊疏云決
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
主致許侯于此晉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
下爲請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議篇曰周禮六典家
宰武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名皆一鄭爲政是宰
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皋陶謨云一日二
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成權萬事之微也穀梁
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子會盟是
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
稱世子君幾稱子某既葬稱子論年稱公此非尸於前無君
前時徐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
三月俱在五月服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注云據
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論年言之明難葬仍宜稱子也
宋子出會非居尸祇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即據此爲既葬
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並稱未葬
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于事義也
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論年亦不出境在國中例子以
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未論年以本爵識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論年在國
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中共私忽鄭伯伐
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番衞之臣雖未論年

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包氏愼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厤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据杞叔姬不卒疏注据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卽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

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注 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疏 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為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論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送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何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首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
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榛笄後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
或曰榛笄以竹為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篠
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
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
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
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
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
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此而言男子
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
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因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
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
吉笄尺二寸貫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
夫人用玉女子許嫁首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成人著之也與賈說異○注
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
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
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
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
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一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

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場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者笄女賓以醴醴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醴者婚醴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鬈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鬈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

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
爲殤女子弃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弃未許嫁
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
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
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
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
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上謂婦人爲殤者服
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
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拔女子雖不二十但許
嫁即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
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
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
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父母亦童子也無男
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
十而弃弃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
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之十而弃猶男子之已冠故
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
爵以成人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弃既弃之後去之也
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
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則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曰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所其後盟以

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力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於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齊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愼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一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衞見其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 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君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盡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歲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乖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盡微國若江黃道相之屬左氏稱首侯如會過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難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平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沖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爲○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巳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巳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書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巳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

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

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即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繼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愼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常二十日適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晉末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弒餘祭于札聘之下與注自相乖礙預作長厤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佹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以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佹辭洪云碑以佹爲詭是詭佹通也○注不書至于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矣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

臣子不爲實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棄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謂公羊也經龍攫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歧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之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

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㮚括聖經以一弒領二君今亦誤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憒憒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弒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弒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弒奚齊于喪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弒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疏注据弒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弒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之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是破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弒問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弒名可知也弒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譏紊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土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穀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卽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計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異稱子者賢季子故孫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

克弑其君卓子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乎先君葬後稱
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故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信
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
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也也按君雖未踰
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
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
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弑當作殺子者
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雖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
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獆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聞
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
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弑
大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
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
作殺惟公羊作弑執是乎曰公羊是也爲爲公羊是曰春秋
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即君也公羊子曰弑其君之子
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弑是在喪之君可弗
君之也故春秋書弑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弑
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
即位有未踰年而遂即位者則書弑其君齊公子商人弑其
君舍是也書弑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

然則据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
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
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正也坊記云曾春秋記晉喪日弒
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闔括之辭以一弒
領二事則所據之經爾書弒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
也日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闔弒其君兄之子慶而代之慶
封其尚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
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弒未
論年君之號止荅上云其言弒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
名矣既解言弒則書奚齊之名由弒之故明是以不復答之
矣十行本知謀加○注弒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
申衞州吁弒其君完○是弒成君例日故未論年當書月也今
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摘立庶致彼簋殺
故爲不正過禍終始惡明也繫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
之法未論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弒奚齊避此
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
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
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
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
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
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

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位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稱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注故如至榮之○即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即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拔同

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月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已者○尊賢蔡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己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己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哀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址尚存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娣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殺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拔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

足譏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譏以兩弒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譏也坊記所引自是檃括二事簡以弒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據與孔父同疏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言據與孔父同亦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此據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加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皇門篇媢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值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

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言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瀆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以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僞食爲虛僞而說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減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撫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遁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丕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

疏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雖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雖此無伐虢說耳

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
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年左
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
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
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
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人學學書計七八十五
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人大學學經術貫子容經云古者
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
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
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
踐小義焉二十人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人小學知父
子之道長幼之序人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
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
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
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
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
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
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學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

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疏〕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壯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於是殺世子申生〔疏〕見上五年申生者里克傅之〔疏〕穀梁傳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傅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答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

耳夾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如之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劒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臣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

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一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杜云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遷謀從君於昏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晉母巳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毋巳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爲是亦以書及爲喪辭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疏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疏 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衞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之與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〇注起時至同義〇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肅不絕其祀所以秉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肅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廟時之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〇注不日至略之〇舊疏云成君見弒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弒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邇繁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疏注据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注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已為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為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賊義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

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逆惠公事也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

既殺夫二孺子矣

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文選幽通賦媯巢姜於孺筮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侍之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論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稱稱之也

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

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以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注據齊小白入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宋蒲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昜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爲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之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拔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簒○文公惠公旣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簒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子出文公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

起奔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爲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晉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爲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之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纂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為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兩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注夫人至生也○舊疏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不凝合生竈竈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郤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驂房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爲竈宋均注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爲妻尊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謬略云丕丕公羊作丕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丕不丕本字不丕隸之變漢石經尙書及川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作丕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設旱亦用為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傳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雨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威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災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于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厤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厤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爲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爭有瀕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于政說

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臼左氏作杵臼按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九終

子汝芬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鄭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周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

畀○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注由陽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矣還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為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還淳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淳于蓋城杞郎城淳于是杞復還淳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

封于營丘陵亦丘也出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為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各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按欲言內邑無為諸侯城之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加傳意以城杞答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為衍文何氏之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城杞也

曷為城杞疏通義云曷為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為城杞注問事緣然皆不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艱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為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旣作泮
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
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
知徐之負强僭號已久莒亦郎於夷則此之徐莒郎左氏之
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
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
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
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
云恐曷郎僕律恐猲也陳孥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猲漢書王
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
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
籍陽侯顯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
呼葛反按令律有恐嚇取財郎恐曷也戰國策云惆疑虛惆
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愒正字曷叚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
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矜當識爲協幹而殺之之協字亦作
揹廣雅釋詁揹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
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揹之者謂徐莒揹而
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
滅之彼帷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
之而曰揹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揹又以揹爲折
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聶之諸侯

也又云責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叩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同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拔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此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疏）穀梁傳鄫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侯怒與繒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

郈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繒縣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瑯邪郡續漢郡國志瑯邪國繒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瑯邪國繒縣故杜云鄫國今瑯邪鄫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瑯邪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鄫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闕晉荀子堯問篇繒丘之封人注繒與鄫同蓋鄫繒通也說文邑部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即此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据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

已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白虎通嫁娶篇
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
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嫁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
請此○往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
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接也詩召南野有死
膺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
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即脩禮
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即致女之禮是○注魯至
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
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
鄫下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
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
姬于邾婁行及防過鄫子而恨之使來請己信公許焉白虎
通義曰伯姬卒時姊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謂此是也鄫之
君以一女子故躬汙血于邾婁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邑者可
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駮公羊說
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
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
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
是其甚乎曰吾友衛捐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鄫子按孔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赦防月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即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淸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邾婁與鄫仇深讎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

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居此思哭是曰女姓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姓丘周穆王女叔姓會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

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据梁山言崩〔疏〕注据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

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

〔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壥下入也襲於說文爲左衽袍襲褱同部疑壥之叚借也廣雅釋詁壥下也河岸崩決邑下入于水文曰壥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性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性錯也襲論也河水論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

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嘿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贊變化襲師古注襲重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襲邑爲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爲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蓋墊之借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何岸閩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挍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注據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晉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據問之

爲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

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纂弑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衞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舊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鶂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大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下天下所以應之者備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衞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衞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illegible]闕○注河者陰之精○水鄉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荊也衞精分布懷陰引度挹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illegible]疏云郎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微弱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以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案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名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說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從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
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
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
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
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
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勤宋
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
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
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肹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
父仇故略之甚也肹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肹以
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肹作肸閩監毛本作
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
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
其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衆殺其君之辭
注舉國以明失衆坐絕也蔡肹不能撫有其衆致令潰叛故
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諸侯時卒惡之也背殯又云其父者即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肸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從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肸立至舅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

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

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五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考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齊桓公築牡丘即此

遂次于匡〔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公

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爲救徐盟牡丘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傳公十五年執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亾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盜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簡功激揚解惰也疏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

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
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
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
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
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
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同賴斷與賴之通用證
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
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楷古賴昭四年楚子
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
雎列傳漆身為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
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
至義兵○舊疏云止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
無功書次見譏此從伐楚與國以殺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
故月錄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府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
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情云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解作僻非按釋文作解情也隱五年傳
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
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
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
此論語為政篇舉
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螺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螺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據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見莊十三年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盟牡丘至九月始反國歷春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過于防季姬不繫鄫此書歸文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文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傳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旅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為冥晝冥為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瞑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瞑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曰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書晦甚所權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為月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閒有以辨之也書晦日晦月晦日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為記異錢之爾常事則但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為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與證也妾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閏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書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書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其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為晦也不以為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顯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歷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象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至任臣〇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之孚箋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孚古文作采从爪从禾卽保古文而保文从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猶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相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孚氏之保也因其字以孚爲之而說者望文生義失其解矣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〇定八年盜竊寶玉

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奉本篇云大流深者其水不測尊重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爲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

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象至云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瞑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書皆瞑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瞑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祀夷伯之廟以譏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若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穀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祀廟以譏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郎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譏世大夫則本

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爲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爲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擅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後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御有斠爾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證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注據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爲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按郯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亾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亾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以注主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眞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 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附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箸錄卷數本此包氏愼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霣石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儘速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朔也春秋不記晦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霣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朔是年正月霣戊申朔霣左氏穀梁作隕隕霣字通說文引作磒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霣石或左氏本有作霣者

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 疏 校勘記出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弨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卽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

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鶂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鶂左氏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說說文引傳文作鶂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鶂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鶂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文本皆作鶂字矣尚書大傳云鷁者陽鳥注鷁本或作鶂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鶂或从鬲鶂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据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賈景伯以鬩解鶂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鶂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作鶂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反又五兮切鷊鶃鷁並同上猶根据許書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鶂五歷切鷁同上說文又作鶃鷊反以鷁爲正義尾倒置矣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注據星霣後言霣疏注據星至言霣○卽莊七年夜

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聞聞其磌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注疏本砰誤碑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砰據公羊古本並為磌字張揖讀為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磌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拔萌切大聲研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係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為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訓十二耕砰砰礚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砰石聲也是亦讀為砰也廣雅釋寶磌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磌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云靁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磌然即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

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為說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踊為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為齊人語此一文獨為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為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毋生公羊氏皆為齊人故解為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為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為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為證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即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鶡冠子注提䇿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木部東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勤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勤即僅字广部廑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爲但

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疏〕注据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災異何故五石書戊申朔而六鷁不書日故難之

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注凡災至是也○舊疏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鷁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鷁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鷁作鶂爲錯見字○今

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鷁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注）據上言

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

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襄所繫當時日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値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平居至卓佹○校勘記云釋文卓佹九委反惠棟云卓佹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佹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卽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佹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祝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軍旅是也此
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爲夷狄所伏之機故亦
書朔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
也 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
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注〉据賈石
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
退飛〈注〉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
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注鷁小至然也
○明經之先書六後鷁後退飛也鷁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
易見故用視鷁則需察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鷁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注云六鷁退飛記見也下
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
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
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
鷁按鄭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
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
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

蓎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鶂退蜚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五石六鶂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鶂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鶂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通義）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云公羊屬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

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覩以爲強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敗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襄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當偪強不肯即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彰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頗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戍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顧穉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核氏不解公羊錄宋皆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觀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載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也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墅也故爲齊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墅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

鷁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即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宅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也即用子駁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其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象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逆諫自彊茲謂郤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進衆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鷁退飛為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鷁退飛為襄敗祥陳師合職左股夷傷遂以崩覂伯道不終背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出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問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為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即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為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鷁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為石此王者威霸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為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注〕据犂至稱友○卽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出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僖子孫以叔爲氏也

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下〔疏〕舊疏云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無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湻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難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繫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

稱字

故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祀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書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注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鄫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刀易牙豎功滅項自此始也〔疏〕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將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作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釁已北動援危理故月承周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書所危云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二十終

子汝蔾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